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緖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三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四十二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四十二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上鄂督張制軍書

南皮尚書閣下嗚呼往事已矣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從前之交誼既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啓超抑啓超亦絕閣下也雖然交雖絕然尚有不能盡絕者存則以中國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　皇上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　皇坐是之故啓超與閣下私情雖絕而公義未絕故今者于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之際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進于閣下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顧請始讀終篇而一自省焉去臘二十四日之僞詔閣下曾見之否耶此詔之爲廢立天下人皆知之皆痛之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即西人東人亦莫不皆知之皆痛之閣下既依附逆諫必有飾詞以處此曰是建嗣也非廢立也云爾夫此事之始末底蘊彰明較著人人共見本不待辯而明者也雖然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與閣下論大義閣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以巧爲彌縫今請仍咬文嚼字爲閣下一言光緒五年閏三月廷旨以吳可讀死諫一疏交議有一摺洋洋千餘言陳說吳氏所未及慮有三事非閣下之手筆耶啓超猶記其第一事謂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　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

遼家法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知建儲之有背　祖訓矣又知預定嗣子之卽爲建儲矣若今次溥儁之立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二事謂前代儲貳譏搆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謂早定嗣子易生嫌疑矣夫以　皇上親生之子有承繼之形跡猶易生嫌而況於橫自外來之溥儁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三事謂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愼重付託。爲宗社計也此時早定。豈不太驟云云。是當時閣下之意以爲　皇上雖生有皇子但使皇上一日生存則一日不必定繼統若定之則太驟也夫　皇上卽生有皇子而早定之尚且謂爲太驟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獨非太驟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閣下摺中又有云。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去臘僞詔末數語云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爲皇嗣云云閣下最精訓詁之學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有何分別以此爲彌縫掩飾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今豈其遂忘之閣下摺中又有云。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于繼

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　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啓超每讀此數語。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喜于陳詞。乃去臘僞詔托名于預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藉口于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而閣下顧噤若寒蟬未聞一伸前說何其無記性歟抑無血性也凡以上所錄。皆閣下摺中原亦未有一字增減。啓超竊以爲卽以此摺上之於今日雖不能收格心之效仍不失爲正名之言何意前後歷二十年閣下位已尊矣名已高矣遂乃一口兩舌食言而肥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今日可慮之事視前此加十百倍而恝然安之又從而暗助之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正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次之變。實爲廢立而非建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卽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而閣下之口必不服故卽如閣下之意謂不過建儲而已而閣下之不諫建儲其罪已不容於死、嗚呼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欺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李子堅與胡廣趙戒一書願閣下日三復之也至啓超此次移書之意。又非故爲嬉笑怒罵。

以快洩其積憤云爾。今日中國之命脈繫于 皇上而 皇上之生命懸于北廷諸逆之手諸逆之與 皇上不兩立也久矣前年之變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而 皇上之命得延一年去臘之變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而 皇上之命得延至于今日顧 皇上一日不去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勢成騎虎豈肯罷休今者峴帥已去任矣。蓮珊已被逮矣。逆賊心目中已無疆臣已無輿論自謂横行天下誰敢奈何禪讓之詔不出于期年鼎湖之痛即在于眉睫閣下如自外覆載甘心從賊屈膝于孺嬰之下乞憐于操莽之朝夫復何言若猶有一綫之天良眷念神州顧懸舊主上畏昊天之視聽下思良史之袞鉞則亡羊補牢今猶可及日暮途遠更不容遲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側之惡奉太后頤養耄年輔 皇上復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是則閣下之威名當輝于五洲亘于萬古即不爾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近之效法劉制軍岑廉訪經太守之愚忠以一紙之封事謝天下之責望身旣膺乘圻之威言即有九鼎之重亦可以寒賊胆于萬一拯君難于須臾策之次者也雖然、啓超雖言之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知閣下之必不能行而猶不自已于言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何也亦曰全軀而已保位而已然以

啓超計之閣下靦然洪然𤋮然爲妾婦之容以媚逆賊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遂果得乎彼逆賊者遂能撫閣下如螟蛉豢陛下如犬馬乎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側聞去臘今春曾兩次電召閣下而又中止此何爲乎臺官交章彈劾特派欽差查辦此何爲乎怒擲報效之七千兩嚴旨申飭詞意俱厲電報瑣費斷斷然與閣下計較此何爲乎閣下奴顏婢膝以向諸逆諸逆豈能推心置腹以待閣下而況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閣下之肘腋聞諸道路頗有謂閣下實授意假託將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閣下隱若深意尤有不可聽聞之語啓超固信閣下之必無是事無是心也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倫豈能占梁山泊一席地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雖然彼諸逆之視閣下實儼如一敵國閣下今日之地位如以獵人而向羣虎膜拜其幸能免乎其終不能免乎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欲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顧有此贅瘤牽至進退失據身敗名裂後世謚爲至愚千載指爲奸佞翻雲覆雨究何益乎居恒讀史至胡廣孔光馮道故事孰不憐而笑之嗚呼其無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啓超萬里投荒一生九死頭顱聲價過于項羽俯仰千古亦足自豪鉏麑滿地日日可死雖然但使一日立于天地之間則一日

不能忘中國忘皇上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石爛梅枯精衛之冤誠難改蹈跡東海昔昔猶夢長安移文北山字字不容假借不辭瘏口更瀆清塵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知罪矣二月二十五日梁啓超再拜

中國問題（接前冊）

英人

然則中國之形勢。俄處其北。法處其南。德處其中。皆磨牙礪爪。對中國以逞其搏噬。尤重注意鐵道。西伯利亞鐵道。可四年落成。滿洲鐵道。可六年落成。而俄國威勢。大振於北京。現時之情形如此。將來如何結局。此全問題中至難之處也。我英之當道。不可不猛省矣。余今揭出英國可行之策畧。先熟考關係商業之處。以定至當之政策焉。

當十二年前。有關我商業盛衰之處。商業社會。未嘗不精察之。奈全不注意何。關我商業盛衰之處者何。曰不可枚舉。但以其最重者標出之焉。夫歐洲大陸各敵國。與我商務爲難者。重課其稅金是也。世界有二大市塲。其一即亞細亞。其二即阿非利加。我英前不注意第一良美之亞洲市塲。却苦心探索未來之非洲市塲。捨其第一種而取其第二種。此大可怪訝也。余當此時論之日。吾人須以亞非二洲。比較優劣。以定取捨。夫非洲之住民。野蠻而貧乏。中國印度之住民。文明而富有。且豐於殖物及礦產。

天下無其比倫。然當我英之志願。專傾注於非洲。不用余說。此所以有今日之不幸耳。如南阿非利加地方。於政治上及經濟上。固有所稗益。雖然、以彼熱帶下之土地。皆不適我白人之往居也。嗚呼英國汲汲闢殖民地於彼野蠻之世界。未嘗絕無補益。却萬不可忘印度中國二地耳。

我英於非洲中央。汲汲開拓領地。不遑他顧。其於極東之利益。則漠然玩視之。雖以吾人之諷議。若馬耳東風不相及者。深可慨也。彼中國關係我英之利害最大。關係既大。決不可不加意於其間矣。欲增進我國之利益。既已有二大力爲之基礎。二大力者何。財源與海權是也。今吾人至要之策。在補助中國。定適當之條約。其機會即在目下。萬不可失之。如不於財源及海權二者之中。用其一以爲猛進之策。徒憑彼舊外交策。則終歸無効耳。從來英國外交策之失敗。皆在於茲。不及早改革。必無奏功之一日。當昔時固可望其僥倖成功。今決不然。欲立偉業。必奮其智勇。以與各國爭一寸之高下也。擴張商務及領地。宜捨從前之舊策。取用新謀。決非因循姑息。墨守鈍規之時。夫俄國所以得如是之勢力者。蓋於千八百九十五年。助中國之政治。貸與

資財之故。今我英採用此政策。抑何不可。廣我商務。固我勢力。誘導中國。使之行改革政策。此至要之事。用我威力。恐嚇中國。而達我目的。亦無不可。要之今英國境遇。不無困難之形。尤當奮發精神以排除之也。

吾人如欲行改革於中國。設電線。開鐵道。浚溝渠。必以此三者爲一切改革之始。不先行此三者。則此外之改革。難以下手。電線鐵道溝渠。既辦有端緒。則其他自然可次第行之也。且爲中國開交通之便。彼必無辭以推諉之。即俄法德比諸國。中國亦允許其布設鐵道明矣。且中國本國人。以已之資本。修設鐵道。不仰他國之力。遂至於全敗。此我英勸中國政府布設鐵道之機會也。而修設鐵道。不獨爲英人之利。亦爲中國將來與各國爭商務權之利。我英不可不竭其忠告也。

中國問題。關係我英各殖民地最大。英國似毫不知之。是以澳洲及加拿大人。至於怨政府之怠慢。盖加拿大乃爲自英至東之孔道。於極東有關係。固毋待言。澳人所希望。在握取太平洋之商權。故加澳二地之英人。所以望中國及日本沿岸商業之推廣耳。

余於擱筆之先。且爲一言於玆。余所吐露之意見。因近事之所推出。非偶然之臆測。

耗如許之精神氣血。始獲研究之者也。余觀察極東。詳探阿非利加。洞悉合衆國。細按加拿大。滯於中國北京者六月。伺我英外交政策之動靜。然後傾吐余之胸臆也。余常奔走極東。覺中國問題。益形重大。中國之關係英國。不讓印度。余所確信無疑。故敢倡此鉅議耳。余心目中所欲望之件。總括之如左。

一世界商務趨赴之處。次第由西轉移於東。而俄國國勢。直傾注於東方。蓋其志在擴充版圖。威服中國朝鮮。欲以太平洋爲國境。關係我英國在中國之商業。甚爲重大。中國商業。百分之七十。握於英人之手。計金額三千二百萬磅有奇。而英人在東方所握之貿易金額。一億三千萬磅。然一億三千萬磅中之三千二百萬磅。行於中國者也。今中國之貿易。尚如斯之盛。況愈發之將來乎。故吾人宜於今日計及中國之發達。以行他日之遠謀也。

二俄國之勢力。駸駸日上。不早挫折之。必有害於英國勸導中國之改革。及有窺覦印度之危也。

三我外交政策。因不足以防遏俄國勢燄。今吾人宜學俄國之政策。外即强占領地面。

保護我工商業而已。

四吾人於亞細亞中央及波斯。有所舉動。雖不能進退自如。若能於中國鞏固地步。則足以匹敵他國也。

俄國之於中國北部。其聲勢轟轟赫赫。不可掩抑。故各國在中國北部。有所張羅。俄國得從而阻格之。如英國社會。嘗於吉林等處。察出巨大之鑛脈。欲從事開掘。已得總理衙門所允許。俄國聞之。從而中沮曰。北京之北部諸郡。乃俄國之勢力區域。允否任之俄人。遂迫總理衙門以拒絕之。如斯情形。我英交涉中之中國國債。其結局如何。亦未可知也。而俄人張羅。不但於中國北部。其於各方面。亦進退自如。俄國之工兵士官一名。現駐芝罘。自西伯利亞東部總督之參謀部。派遣武官一名駐北京。一名駐天津。又軍事鑛業財政上之諳鍊家。頗不乏人。又新設中俄銀行及中國東部鐵道公司於北京。俄語學校。天津、北京、吉林、奉天等處。既已開設。中國西部。俄國之勢力。亦逐日增進。又格修家利亞及伊犁。占領之權。已在俄人之手。而中國所領之土耳齊斯坦全部。及中央亞細亞諸州。亦將墜俄之掌中。近來江蘇教徒騷動之際。中國

自知無鎮撫之力。遂請俄以救助之。此實中國之拙計耳。（完）

俄國侵畧中國誌畧　佐藤弘

我國當戊戌政變之後。日本法學士佐藤弘君著有支那新論。言中國之大勢。頗詳細該覈。夫俄自其先帝大彼得以來。具蠶食鯨吞之野心。爲其或滅或削者不知幾何國矣。故各國皆注意防虞之。日本年年縻重餉以修軍務。如在大敵。實以俄患之大可憂也。況我國與之比鄰。地勢相迫。正爲彼東方蠶食所先着鞭之地。又豈特如韓魏已哉。西伯利亞鐵路一成。則東方局面一變。而我國必先受其害。今彼夢夢者猶日唱聯俄之說。倚俄如長城。毋亦以俄之侵滅我惟恐其後。而先爲拱手以讓之耶。支那新論中。于北方情形較詳。故特節譯一二。以供我國人之省覽焉。

當十七世紀之始。俄國既蠶食西伯利亞各地。南方至喀爾喀。與外蒙古之庫臣汗、士謝圖汗、二部之境相接。頻營貿易。一千六百四十三年。雅克德斯克將軍官名兀老尹人名命波雅爾古侵畧黑龍江。波氏率兵一隊下黑龍江出鄂和達海。經三年共越七千餘咪路而歸。此次遂爲俄國占領黑龍江河城之始。時有哈巴羅者。聞波雅爾古探險之

報告。知達瑚爾地方之富饒。遂請于俄帝。遠征黑龍江一帶之地。俄帝許之。賜以糧食皮服等。時一千六百四十九年（順治四年）也。翌年遂以兵百名下黑龍江。于河岸望見三城皆寂無人煙。哈氏遂誘索倫種族之汗。（汗、即酋長之類）曰、俄人之來此地。欲徵收毛皮稅耳。非有異也。俄而襲其雅克薩城。於是沿江而下。過精奇里河。達松花江。赴烏蘇里江。沿路之部落皆爲所奪。中國之都統命寧古塔之章京海色。以大砲八門兵士六百六十名禦之。敗績。全軍盡滅。後年哈氏遂歸俄京莫斯科。受恩賞爲貴族。

一千六百五十四年。（順治十一年）斯特巴諾以哈薩克兵南下畧黑龍江。直至寧古塔。爲中國都統沙爾呼達所敗。沒于陣。爾後俄國之侵畧黑龍江更烈。俄帝彼得第一世使兀老尹畫二國境界之圖。一千六百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兩國之使會於尼布楚斯克締結條約。此即所謂尼布楚條約是也。据此約以斯塔諾威山（外興安嶺）爲界。山之北盡屬於俄。額爾古納河之右岸亦歸俄所屬。於此條約。遂以滿洲數千里之地盡歸入俄之版圖矣。此爲中俄第一次之彊界條約。然其時猶禁俄人之航黑龍江也。

時有涅威里斯幾者。曾至東方之鄂和達港。及彼得巴布羅斯克港。越韃靼海峽。發見

薩哈連島之與大陸相連。爲一世所驚。後又奉該總督之命。再至東部西伯利亞。直下黑龍江。窺覘中兵之不備。遂襲其地而立俄幟。名其地曰尼古賴斯克。並宣言由黑龍江下流至朝鮮沿海一帶之地皆歸俄領。於是彊界問題復熾。俄國岳福將軍。使人於清廷。要請黑龍江一帶之地。若不唯命。則直以鐵騎下黑龍江與執事周旋矣。時有長髮之亂。中國政府方以全力戡定。未遑他及。岳福將軍乘此機。置沿海州于東部西伯利亞。黑龍江下流之地。遂歸俄國之版圖。

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岳福將軍會黑龍江將軍奕山於愛琿。締結盟約。是即愛琿條約也。此回條約盡以黑龍江外之大地歸俄國。唯以黑龍江爲二國之境界。由烏蘇里江至於海。作爲二國共有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俄人皆得航海之權。此爲中俄第二次條約。是年俄人置黑龍江省。以伯拉照夫琛斯克爲首府。其後十餘日。俄人布拉丁又要請中國政府爲天津條約。

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英法同盟軍陷北京。淸帝避亂於熱河。時俄國全權公使陸軍少將伊格那替業福在北京。與欽差大臣恭親王謀。調停於三國之間而講和議。以大買中

國之歡心。於是更結彊界條約。是爲北京條約。是役也俄人盡占有烏蘇里江、與凱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南及朝鮮。奄有日本沿海數千咪之廣野。建設浦鹽斯德。至是俄國侵削滿洲之地前後三回。其版圖遂擴張至今日之廣大。

俄國之成此偉業。非特由使臣邊將之勇略而已。實全賴哈薩克兵之力也。哈薩克兵性不務農。自㓜在干戈弓矢之間。老於馬上。以兵事爲其性命。以掠奪爲其習慣。彼旣喜於侵略。故一無事輙不能堪髀肉之歎。彼生地苦寒。常冀得南方不氷之地。得寸得尺。慾望無已。曩俄國之奪取旅順口大連灣。及强請建設滿洲鐵路等。人或怪其唐突。余謂此乃勢之所必至也。

夫喀希尼之密約者。乃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駐紮北京之俄國公使喀希尼伯。以其賂章博得於滿朝者也。雖然、如此重大之密約。何容易得之。吾人每驚疑之。然而不足怪也。盖與中廷相交。若以重賂遺其大吏。則無不能爲所欲爲也。

今試言此條約之所由來。曩李鴻章締結馬關條約歸國。奴輩遂誤社稷。大觸淸帝之

逆鱗。褫職屏居。自分無更擢之望。喀氏際此好機。遂賣恩於李。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廿六日。俄帝行加冕之禮。中廷使駐桀聖彼得堡欽差大臣王之春致賀。喀氏不許。曰、爲此大禮。捨李鴻章無以當之。中廷遂復起李爲全權大使。於是遂携此草約乘槎赴俄。爲賀禮並畫押焉。於此役也。恭親王棹頭瞑目歎曰。持此文書去。余不欲見之。清帝亦顰眉不展。宗人府皆有不滿之色。於是祖宗發祥之地。盡委之他人矣。喀氏又常以品物買歡於西后。並說之曰。日本雖已還遼東半島。然其恨貴國深入骨髓。臥薪嘗膽。方謀再舉。今二國結盟。（是時中日同盟之說盛行）英國必以重軍助日本。將捲土重來也。彼以兵由威海衛直衝王城。北京如在其囊中耳。當此時其爲貴國之重援者。其唯敝國哉。敝國與貴國交誼之厚。不敢辭犬馬之勞也。西后惑之。遂墮其術中。光緒帝是西后所擁立。故不敢逆其意。於是遂不得已而准之。嗚呼此條約實爲中國滅亡之基也。以上所述。不過內面消息之一端。若爬羅剔抉。則不可勝數矣。

今試將喀希尼之密約揭載于左。

第一條　以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將成。中國許其延長線路。由海參威（浦鹽斯德）至于琿春。由琿春至吉林省之首府。又由西伯利亞之某都府。至黑龍江省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府。

第二條　吉林省並黑龍江省所建設俄國之鐵路。俱由俄國自理。其建造方法及規則等。一切皆依俄式。於中國政府毫不能干涉。其全線皆歸俄國管轄。以三十年爲期。期滿之後。中國得以適當之評價贖買其鐵道、車輛、倉庫等類。而其贖買之方法。須俟後來更議。

第三條　中國政府所有欲自山海關經奉天府至吉林之鐵路。若中國建設困難。俄國得供給其資料。由吉林府建造此鐵路。於十年後中國得收買之。

第四條　中國將由山海關、牛莊、蓋平、金州、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建造鐵道。爲俄國通商之利便計。當依俄國之式。

第十條　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等處。乃軍畧上之要地。爲防豫將來之危險。速當修繕其堡塞。置重要之守備。俄國爲保護兩港。此必要之助力也。不許他邦

侵入其地。中國有決不能以此地再讓與他邦之義務。倘將來或有事起。當危急之時。或俄國與他邦交戰等事。中國爲令俄國攻守之便。一時得許其海陸軍屯紮於兩港。

第十一條、若幸而無事。中國于旅順口、大連灣兩港。得有行政上管轄之全權。俄國不能干涉之。（後半畧）

右六條但擇其緊要者載之而已。其第五條是有關于鐵路守備隊。第六條是有關于運送貨物之關稅。第七條是有關于黑龍江、吉林諸省、長白山等之鑛業權。第八條是有關於中國軍隊之訓練。第九條是有關於膠州灣之租借。第十一條後半有關於旅行滿洲、東三省者之保護。此等與本章之旨所關不重大。故畧之。（未完）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譯東邦協會報

國家之隆替盛衰。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要而論之。不外主因客因二者而已。主因者何。其國民、精神上陶鑄之勤荒。及形質上發達之大小是也。客因者何。已國對於列國强弱利害之關係是也。

合各人而成家族。合各家族而成部落。合各部落而成國家。集衆人之力。以成爲一團體。其力聚。其心一。其理順。斯足以永保生存之道。立長久之基。若衆人與國家相離散。則斷無存立之理。今無國家之人民。猶太與印度是也。欲免慘狀。豈可得哉。

既有國家。于是乃謀保其生存矣。然必生衆多邦國。角立雄峙。以競爭於世界。各營其生活之幸福。而不能合爲一統者。此自然之勢。斷不能免也。

宇內人類。相親之道。達於極度之期。今尚遼遠不可遙揣。世界萬國。其風俗宗敎。種類言語。及其生存之道。經濟(即理財)之方。彼此各殊。人我互異。利害衝突。時不能免。蓋理勢然也。而况恃其雄大之勢力。或以商戰。或以工戰。或以力戰。或以權術戰。欺凌弱小。併呑蒙昧。此列國並峙之雄國所爲也。

故國家之興衰隆替。由於己國修養之勤怠。固不待言。然外而世界大局之所趨赴。己國與各國交涉之關係如何。尤不可不知。此客因與主因。所以相消相長。相進相退。顯絕大之功効耳。在第十八世紀以前。輪船未盛行。蘇彝士河未開通。其鎖國時代。



所謂客因者關係尙微淺。今則不然。關係之重大。無論何國。其興衰隆替。必以之爲轉移。與主因關係。殆無輕重之分。此實第十九世紀末。地球各國交際關係歷史之特出耳。

日本立國于地球之上。其幅員之廣。僅居陸地面積三百五十分之一。雖然、其天所賦之資格極重。今於地球各國之中。考察日本之地位。及其現在之情形。果居何等焉。目下吾國民反躬自省。爲最要之事。蓋吾日本國民。除一二有識者之外。皆拘泥於此小島內之功名利慾。爭奪政權。傾軋排擠。汲汲皇皇。維日不足。誇甲午戰勝之虛名。顧目前苟安之小成。種種迷夢。不痛破之。吾不知其終極矣。

蓋立國於此世界之中。其眞實之能力與資格者。即爲各國心目中所畏服之國也。國家當有事之秋。誤爲他國所輕侮而終勝者有之。誤爲他國所過譽而終敗者有之。雖然、苟有實力可恃。足以自信。則一朝有機可乘。施其威力。懲他國之侮慢可也。如日本當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此其例也。否則他國之於我國。涉於過譽。以美言頌辭。蒙昧我邦。而內實猜忌。當此之時。不辯其是非虛實。傲然以喜。轉而自誇於天下。不

爲天下所竊笑者幾希矣。

安政日本年號、當我咸豐年間、以降。日本始開港通商。屈辱於要挾條約之下。夙夜慚愧憤慨者四十餘年。當時彼白晳人種。專橫跋扈。無所不至。然日本自祖先以來。所積累蘊蓄之日本魂。(即武士之精神是也)慨之憤之。乃採取世界中文明之精神。及一切學藝。以爲進取之基礎。故竟能發揮吾國之光輝。得與各國共享平等之利益。吁、此豈偶然可致哉。

然近數年來。日本地位。既與列强並駕齊驅。獲免落後之誚。乃苟安小成。不思進取。驕盈之態。充漫朝野。賄賂橫行。士風頹敗。爭區區之內政。忘無彊之長計。此寥不破。難乎其爲國矣。嗚呼、吾日本國民。其思今日爲何日乎。盍亦深思而自猛省矣。

甲午戰役以後。吾邦政論者。自云日本爲東洋盟主。或且以東洋之英國自詡。夫紙上之盟主甚易。事實上之盟主則難。吾日本之所長與可貴者。僅祖先所蘊蓄之日本魂耳。除此而外。與歐美諸國較長短。距東洋盟主地位。尙覺其遠甚也。今日本之於東洋。所以足逞者無他。士氣人心。長於戰鬥。當有事之秋。指顧間可以徵集海陸軍十

餘萬。直出中國大陸。而蹂躪其要害之處。此即日本之所以爲日本而已。除此以外。經營中國。及於中國地方。經營經濟事業。吾日本于英俄德法。雖不遠落其後。然若漫然以東洋之盟主自居。不誠迂愚之甚哉。

且日唱保全中國之議。誠善矣。奈不措之實行何。問其有確實保全之力量乎。曰、無有也。仁義天下之美德也。徒口唱仁義。而無實迹可憑。是宋襄之仁。燕噲之義。抑復何益。彼絕無保全之力量與方法。徒日日言保全。無乃爲天下笑乎。

抑日本本有之特質無他。在能以堅忍之性。爲世界公理作公正之行爲。匡正歐洲人種及教門之私慾。使仁義中正之大道。行於遍世界各國而已。然欲完遂此特質。不可不先審日本在世界中。占如何地位。及其現狀爲何如也。

夫不審天下之大勢。不洞國內之情形。唯以一鼓勇氣。輕進急行。欲博成功於片時。如此不但徒勞無功。抑且有害。可不畏哉。雖然、苟徒逡巡畏縮。以孤立自滿。苟安小成。則其誤國與躁進者無異。要之兩弊、皆有國者所宜痛除。茲特標列八節。綜論中外之情勢。以供世人之審察焉。



一、世界各國彼此利害之衝突、經濟之擴張、與平和用武之關係

生者億兆所同欲。死者億兆所同惜。人類通共之性情。雖地逾數萬里。年逾數百代。不能有所差異者耳。故厭爭戰喜平和之心。苟爲半開之國。莫不如是。況文物彬然。既已開化發達之文明國乎。雖然、地球各國。鐵火之爭。尚不能已者。無他、以列國利益。互相衝突故也。

人羣之中。不免彼此之衝突。猶天地之有雷霆風雨也。商與農工爭。農與工商爭。工與農商爭。而商復與商爭。農復與農爭。工復與工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其利小則爭力亦小。其利大則爭力亦大。是人類所難解脫者也。愛林古之言曰。權理之目的在平和。其手段在戰爭。於二十世紀中驗之。可知其言不虛也。

顧戰爭以求平和。非唯一之善法無論矣。雖然、衛護國家之最末良方。足以收効者。唯戰爭而已。故武裝之平和。可永保治平局面。勝於非武裝之平和多矣。徵之於歐西近狀可知也。今列強尚武裝之平和。其所以汲汲於此者。防爭戰於未然耳。至其所眞注目者。則擴張其國民生存之經濟力是也。所謂武裝者。乃保護生存之經濟力之利

器。故不得不整頓之耳。

夫然、彼歐洲列强。揚言四海皆兄弟。保持平和局面。倡博愛平等之道。乃於亞洲大陸。逞其雄畧。而於中國爲尤甚。恰如餓虎之搏肥羊。演强食弱肉之活劇。實近數年來所目覩者也。

近二十餘年來。歐洲列强。爭生存之經濟力。先齊集於阿非利加。其爭競之迫切激烈者。尤以英法爲最。雖然、較之中國。其大小難易。殆相懸絕。不可同日而語。爭競於中國。遠勝於非洲。固無足論矣。

第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始。列强之間。對峙角立。以圖擴張其經濟力。所謂武裝者。亦必隨之而起。否則經濟之擴張。或可僥倖奏効。而眞實之平和。不能保也必矣。

（未完）

佈告列邦

北京義士來信云。那拉氏之爲 穆宗立嗣也。環球搖動。薄海震驚。因其不先降旨申明其立嗣之故。遽與在廷奸賊默議把持。僞爲 今上之諭旨佈告中外。欺天欺民。顯悖祖訓。是以民心悲憤。諫電紛馳。至有各國調兵干預之說。無非愛戴 今上。懼其終被幽廢。不能復位也。似此忠義士商。披肝瀝胆。直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而信其無他也。不圖呂武前身。操莽遺裔。弄權竊柄。倒行逆施。更復捕治忠良。不遺餘力。亟開恩榜以期掩飾。而究之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計自去臘廿四日起至本正月杪止。此三十餘日之中。所有中外公私電報之傳達其事者。共耗電費不下十萬金之數。此皆據電局中人言之也。觀於各國駐京公使接獲總署照會。鈔錄僞諭各一分。申明其立嗣之意。旋即照例電奏回國。不復置詞。維彼奸賊方且自以爲得計。而抑知 皇上一日不復位。則雖有千百那拉氏。榮剛諸奸賊恐不足以鎮壓天下之民心也。

調兵保護

停泊上海之意大利國巡艦兩艘。忽於日前奉到該國駐京欽差緊急公文。着即開赴大沽保護意人在北京之關係。以目下京中大有不靜。該兩艦即已啓椗北上。又聞駐京美公使署亦有要電至滬。現已派有水師二十五人前往北京。以爲保護使館之用。按京中近日必有要事。否則意美兩國何又如此舉動耶。日前上海官場接有北京來電。謂軍機大臣奉有諭旨着於本月初七日進內。在事當差之王公大臣文武大小官員一體着穿蟒袍補褂。各官接到此諭。以蟒袍一服。須國家有大事而後乃降諭穿着。如去冬二十四日僞諭中。亦有謂着王公大臣各執玉如意穿蟒袍補服。卒至遂有立嗣之舉。今乃又有相類之諭。其宮闈中之有事與否。實不能令外人無疑也。

覲見述聞

字林西報云。前月二十一號。駐京訪事函致本館。謂安徽撫台王之春。係於西二月中旬由南洋來京朝見皇太后。迄今仍在京中。各西人之於王之春。固盡人皆知者也。蓋緣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一年。爲今之俄皇之父皇上賓時。太后特派王爲出使俄國欽差。前往弔唁。以故王之名即因是役出使俄國後。都中大爲赫耀。且現在太后

及顧問官慶親王與王甚爲相契。王嘗與慶王同往駐京俄使署。前月嘗至少亦往見有六次之多。邇來於某夜竟至十點鐘時。二人尙進謁俄使。此等消息。皆由內廷傳出。惟皇太后及其顧問各官。咸深憂慮。其故蓋以爲若廢　皇上而立嗣君爲皇。此事通國必致惶亂。英日兩國亦必出而干預。不識俄國其亦將以政府如斯之舉動。亦預備出爲阻撓乎。今慶王同王既與俄使會商數次。想俄國必爲之滿其所欲。因皇太后現惟查問若將新君登位。各省人民之於太后。果爲如何。邇來皇太后密召王時甚多。太后數次訊問。其意大抵皆謂若廢　今皇上。內地及南洋各省百姓之於太后如何。而英日兩國將如何辦理。以故向王曰。若一旦廢　皇上。而南洋之百姓。將從如何舉動耶。一若皇上在一日。百姓卽安一日。又問若廢立之事起。英與日本果必欲派兵前來我國干阻耶。抑係外間之謠言耶。而王答曰。臣在上海時亦聞之。但此事却實相像。而太后意有不然。則惟搖其首以答之。一若太后曾接到駐外國各華使之確音。因而知各國之所以舉動者。時慶王在旁謂太后曰。太后忘矣。豈不知俄國係與我國交好。且因俄而又可聯法。以法人隨俄而行。俄以我爲是。法亦必是之。俄以我爲否。法亦必否之。太后旋卽

縱論他事。以王於武備一道。亦已經閱歷。爲日前之宿將。其第一次帶兵卽於西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卽光緒十年分。左文襄公在安南東京出征時。曾派王帶兵一營。玆太后又諭其回至安慶省後。另行招兵。誠恐一旦　皇上果有上賓之事。此兵卽保護安徽。以防叛亂之用。故凡沿海以及長江一帶各省之督撫。皆已密諭一律遵照云云。

閱操兩誌

京師神機營向例春秋兩操。奉旨欽派王大臣閱視。刻因振興軍務。經神機營總理營務處劄行馬步七營各統帶。轉飭闔營弁兵預備齊整。於二月十六日黎明。由各隊統帶專操督率營總弁兵。齊詣南苑駐紮。於十九日赴演武廳伺候校閱。六點鐘慶邸駕到。各隊弁兵列隊。恭迓陞座後。卽發令開操。繼演各項技藝。金鼓喧闐。歷一時許方罷。慶邸深加嘉奬。並諭以勤加訓練。勿稍懈怠等語。諭畢命駕而返。

頃得南京消息。謂署理兩江總督鹿傳霖現欲將其所管轄楊子江一帶之砲台。及所有各營之兵親爲查閱。已定於本月十五日由衙門發程啓行。并聞鹿制台于未起程之前。卽將南京之各砲台及各軍營。于十二日至十四日三天。先爲查閱。按此次閱操。鹿制

台當必詳加查閱。當非可以從前之閱操所可比也。以目下江防吃緊。外人亦有窺伺之隙。而內患亦有將生之狀。蓋目下之中國。形則安而實則非安也。

縱匪成患

英美德法四國欽使。奉其政府之密諭。於本月六號聯名致哀的美敦書於中國政府。兩月之內。即須將義和團匪一律掃蕩。否則英美德法即須調派水師陸軍馳入山東及直隸兩省代爲勦平各匪。因義和團匪恃有西后及數大員之䢖助。在該兩省已有一年餘。其掠刦及殘害等事。層見疊出。且兩三年內歐羅巴敎會中人之在山東被害者。已有許多人。其敎會亦因此悉被毀壞。有本地敎民約有數千。亦盡被殺戮。而伊等之財產。亦經匪等刦掠一空。如西本年正月念六後。西太后及其親信各官。咸欲重提舊案。將從前維新黨人悉行加害。彼時義和團匪之勢。更爲前進。而端郡王實爲義和團匪中之首領。故各官辦理團匪。均知此故。亦不得不虛行了事。且於十日前直隸總督衙門前之大照牆上。貼有該會匪之揭帖。聲言該會匪擬將天津一帶悉行放火焚燒。而地方官於此乃並不留意。視爲常事。此實使義和團匪之勢更爲張大。毫無所畏懼矣。不

亦傎哉。

東南保障

劉坤一制台前幾日進京之時。西太后及各親王等覩劉都甚洽意。雖劉制臺以政躬久病。欲請准致仕。而太后等必欲劉即回兩江總督舊任。葢朝廷之命意。以兩江一帶。其總督之任。惟劉制台足以勝之。設非劉則兩江擾亂之事必多。而西人之欺侮。亦必從此而興矣。按南京現有之兵。不下十四萬。而其兵丁悉係湘軍。前據署理總督鹿傳霖專摺奏政府謂南京所有之兵皆係湘人。總督一任。當仍以劉任之。不然亦須另派他湖南人任之。若他省人來該軍等斷不肯歸服。勢必生變云云。今西太后及各親王願以劉爲合意者殆此故耳。又聞劉制台與寓華之日本紳士最爲交好云。

善士聯名

經蓮珊大守在澳門被拘各節。屢詳本報。玆又聞該處有維新中人及富紳大賈共五百餘人。具禀葡萄牙總督。畧謂該處來往容商甚多。恐有與經爲難者。請竭力保護。若貴總督竟將經交還中國。則我等華人均不在該處貿易矣。又滬上各善董。擬就禀稿聯名

稟請粤督李傅相。援道光年間某案例。奏達　朝廷。豁免其罪云。至於所引何案。刻尚未知。大約必與太守所犯之事相類者。聞稟稿已經草定。俟衆人署名畫諾畢。即當繕發。且以此稟遍上各督撫云。此亦足見上海義士之多也。

諭旨濫發

日本報云。今之時離政治之常經者莫如中國。離文明之軌道者亦莫如中國。處列强環視之間。最爲人所輕藐所恥笑者。亦莫如中國。政府所爲驕横暴慢。愈出而愈奇。亦愈出而愈怪。自政變以來。所降諭旨。如捕治康有爲及株連各新黨。層見迭出。無一是處。吁、何其濫也。豈知列强益加輕藐。視若過眼雲烟。無足輕重。環顧世界之中。最難解決者。中國之將來也。雖以列强之實力。猶不能預爲之決。然其責任所關。大局所繫。有不容於緘默者。夫國之所貴者政令耳。權力耳。今中國之政令既無足取。而權力又無所施。特以大言欺人。虛張聲勢。今日下一詔。明日降一諭。一步緊於一步。一回酷於一回。是何異以無彈藥之巨礮。而欲虛發以驚人也。奚取哉。初中國之背其祖制也。降立嗣之論。而天下譁然。次欲購緝康有爲一流人物。又次而株連翁同龢陳寶箴以下數名士。而天下愈騷然。民心愈離散。環球明理之人。獨不解清廷之意果何所恃而無恐乎。果何所

謀而若是乎。將爲廢立之計。而剪除其羽翼。以爲異日之準備歟。則國民之忠愛 皇帝者滔滔皆是。恐未必如願以償也。將爲阻遏新機。以自逞其威權歟。則彊域日蹙。民心日離。恐未必永奠河山。金甌罔缺也。然則時至今日。四海一家。雖極細微之事。而皆有關係於列强。斷不許其如暴客之殺害善良。如演劇之放逐廢帝也。維彼清廷。雖冥頑不靈。而欲輕於嘗試。吾知列强環結。終不忍袖手旁觀。而聽其所爲。卽如翁同龢忠懿至誠。寔爲政府之柱石。 皇帝之師傅也。清廷將不利於 皇帝。故欲除其輔翼於 皇帝者。何其暴也。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聲望才幹。遠駕張之洞而上。乃因康有爲之獲罪。被累革職。實榮而非辱也。沈鵬上書請殺剛毅榮祿李蓮英三凶。遂爲大臣所忌。奔走江南。文廷式客遊日本。此數君者皆清廷所欲得而甘心。殊不知今日之將不利於清廷。而實大有造於清廷者。豈僅此數君已哉。乃當軸之人。慮不及此。離文明之軌道。行暴政之覆轍。豈非自速亂階乎。雖然、彼之所爲。不顧情理。不思後患。實屬莫可如何。然有列强諸國。又有唇齒輔車之日本。豈忍如秦越之視其肥瘠。漠不相關也哉。日本新聞報所論若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彼昏庸政府尚不知戒懼修省。徒以矯詔僞諭。貽萬國羞。終亦必亡而已矣。

英杜戰爭彙紀

據路電云。英軍羅元帥之全營。皆有布鴉軍圍繞。且英軍南方交通之路。已被阻斷。又云。布鴉軍渡摩打河。進至蒲修滿可鋪地方。與英之騎步兵相接。交戰終日。○又云。依羅元帥之報告。英軍那易夫魯隊中三小隊。及第九騎步兵二中隊。於列的路斯浦路苦地方。被敵軍圍困。力戰一晝夜。不能解脫。遂全數降敵云。○又云。英將軍梅修耶忍氏於波修埔之地。密圍敵軍一枝隊。戰死微衣路波阿大佐。（大佐係布鴉軍之總參謀原法國人也）并戰死軍士十六人。傷八人。虜五十四人。英軍亦戰死四名。負傷者七名。○又云。布鴉軍於秘打泥之附近。戰死英兵四十人。虜去六百人。○又云。英軍又敗於列的路斯埔路苦地方。戰死十名。負傷三十五名。被虜五百四十六名。此戰布鴉軍有三千二百人。英軍僅騎步兵百六十人。步隊四百二十人。○又云。布鴉軍以六百兵占領魯茲尾地方。其民皆服從之。既得此地。則其向微耶削列出發。襲擊英軍之道。更為便利。且其軍之在微耶削列者。已有兵二千。大砲五門。雖實際不相密接。然食糧

儲足。防禦亦完。故其勢頗優也。○又云。英軍進於巴魯的別魯烏地方之附近。營築砲壘。布置兵隊。該處農民皆安堵如故。并不起與爲敵。○又云。英國羅元帥致電於杜國大統領。弔鳩別魯將軍之喪。幷深賛將軍之義俠武勇云。○又云。杜國大統領苦流克魯氏宣旨以波沙氏繼鳩列魯將軍之任。督理軍務。○又云。英國以匈牙利種及他種之馬若干匹。發送於南非洲。以補足軍中之損失。○又云。英軍蒲羅德烏衣德大佐。所率第十八隊近衞騎兵。及騎砲兵二大隊。又卑魯加大佐所率之騎步兵。自摸打河之南。退至蒲落火忍拖之水源地。布鴉軍砲擊英軍之後衞。蒲羅德烏衣德大佐。即發輜重護送隊。及砲兵數大隊以禦之。而所發之軍隊。皆于附近之的夫川陷於敵之伏中。被虜去大砲六門。其後英將可魯委魯氏聞之。隨率所屬之兵隊。追至其處與敵兵接戰。○又云。據英軍之敗報。此次損兵卒三百五十人。幷失大砲七門。及輜重全部。○又云。英將可魯委魯氏與布鴉軍戰。傷其士官十七名。兵卒十二名。幷奪回所失之大砲。敵軍遂退至的蒲朗得地方。○又云。英領非洲西部我路多可斯脫之內地。阿性基土人種族。盡備武器。顯有不穩之象。○又云。英將梅修耶忍氏戰死微衣路波

阿大佐之時。并於敵中捕得多數之法人。法京巴黎聞此信後。人心大憤。以後恐仇英者更加多矣。

俄國得朝鮮地

俄人前年於朝鮮木浦附近之可嘉島中。曾買取五里之地。今俄公使向朝鮮政府。索請地劵。該政府雖心難之。然以買賣正當。無辭能却。遂只得將地劵授與之。

俄艦在朝鮮動靜

前月十七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俾路的禰氏。率兵艦流里苦號、（積重一萬九百三十三噸人七百二十名）俄羅斯號、（積重一萬二千二百噸人八百四十名）孥拍林號、（積重九千四百七十六噸人七百名）三艘入仁川港。甫下碇即入謁朝鮮國王。并帶其軍樂隊奏樂於慶運宮。韓廷遇之亦不甚厚。俾路氏歸艦後。外部大臣宮內大臣及將校十三人往見答禮。二十二日俄艦沙比野加號自大沽入仁川。二十四日向旅順出發。二十六日俄羅斯號相繼出發。此外軍艦往來頻繁。或泊或行。難悉詳其時日。惟人皆疑俄國此種舉動。不久必有重大之要索。或欲得馬山浦附近之根據地。亦未可知也

俄國要求朝鮮風說

俄國要求朝鮮馬山浦之事。今更新出十一條。且聞其與韓廷所交涉者。并不欲顯露於外。但此係得之風說。暫未能決其確否。

法國新占非洲地

陰刹拿地方。在北非洲刹哇那大沙漠之中。鄰於法領阿魯嗟里之後面。爲摩哥國往來之孔道也。其土地極豐腴。工商業亦甚發達。多產麻布。最便沙漠中轉輸貨物之用。故於財政上頗居重要。其人民性甚勇悍。然皆頑迷無識。從來法國派遣之軍事探險隊。及天主教師等。多於此地遭其困難。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以來。法國的由魯康般氏遠征獲利。法之勢力。遂漸達於非洲之內地。其後那密氏所率之探險隊。即漸漸接近於陰刹拿。而每逢土民頑抗不得前進。駐阿魯嗟魯之太守羅飛里耶魯氏。堅執進取之政策。夫那滿氏者精通地質學者也。遂以陰刹拿探險之事畀任之。則因氏者保護非洲遠征之能員也。更授以一軍隊。使與夫那滿氏合力從事。今次竟得將陰刹拿之地。占爲屬土。法國之新聞紙同聲稱快。以揚勵其功。更盡言於政府。直乘機將附

近之堵阿地方全部。併力征服。盡歸己國所有。庶以後該處土民不敢再侵害法人。而北非商業必更殷盛矣。

法國與非洲先德閔阿起衅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法國駐先德閔阿共和國之公使。因二法國人請求賠償損害之事。與共和國大統領烏列窩氏訂約。允賠欵一百二十萬佛郞。其內十萬佛郞於條約蓋印之時。即行交納。餘數約定在美國銀行每月繳納三萬。若違前約。法領事可向該銀行收共和國所有之資產爲抵質。乃烏列窩氏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死去。其新統領的忍列氏。不願償此巨欵。遂聲明此約係前任所訂。伊不能遵守之。法領事即向該銀行索取質產。共和國民知之。大生激怒。要法領事於路而毆辱之。領事僅以身免。土民復追踪圍其居。法政府得此驚報。遂命大西洋艦隊司令官里西阿魯提督。率軍艦一隻赴共和國。今其艦已抵該國矣。其事未知作何結局也。

法國殖民地軍隊

法國議院今次會議維持殖民地軍隊之事。陸軍大臣嘉禮肥將軍極爲歡悅。謂當以各

地所有之軍隊。概歸本國陸軍省管轄。以聯絡訓練於平日。有事時則可用也。

法國籌設北非洲鐵路

法國於北非洲欲橫斷沙哇那大沙漠。築鐵路一條。自阿魯嗟魯達於拿依魯谷。現已由政府派員查勘。此路成後。則所在之法國領地。悉相聯絡。軍事上之用處。尤不小也。

美國候補大統領

美國海軍大將的由委氏。承諾候補大統領。已宣公言矣。

美國買受印度地

丁抹國所領西印度之地。美國欲備價買受。其豫定之價。約八百萬元。現兩國已互用照會。商議此欵。

荷蘭之印度領地

西印度諸島歸荷蘭領者。美國擬收買之。已見明報矣。頃聞荷蘭王及宰相火阿林苦氏。有决不賣却該地之意云。

德國擬增益海軍兵員

德國欲大擴張海軍。就其計畫增益海軍兵員表一覽。可得其梗概矣。大小將校今有八百六十七人。後將加成千二百人。行船司機者今有百二十八人。後將加成二百八十三人。軍醫今有百四十二人。後將加成百八十八人。司會計者今有百四人。後將加成百二十二人。海兵今有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七人。後將加成三萬三千七百四十六人。其增益之法。係在此額內每年逐漸補之。以二十年爲完成之期。

德國於荷蘭之狡謀

南非洲戰事之結果。不獨關係共和國之安危。及英國之主權。能否再立於非洲已也。其影響必漸着落于歐洲列强之間。可勿論矣。而其樞紐則大可着眼於德國之與荷蘭。葢荷蘭係共和國之血族。關情極切。自南非開戰以來。滿腔熱血。思竭臂助之力。對英國凜然有敵愾之概。故英之勝敗不必論。而荷蘭遂自此與英離反。則決無疑矣。此際虎視於其側。伸爪張牙。乘隙而進者。豈他國哉。即德國也。德之垂涎於荷蘭。並非一朝一夕之故。因德國商業之出途。除哈唔波魯苦及蒲列綿二地之外。水運皆須

取道於荷蘭。其不便利也實甚。故德人常存去此不便利之志。曾因此而興戎於丁抹矣。今其侵畧荷蘭之策。則不復同於前。惟在以甘言誘取而已。且不僅欲於荷蘭本國有所得也。而荷蘭之殖民地在東洋及南美者。甚多膏壤。德國已早施手段。謀盡納之囊中。於東洋擴張勢力。已立不拔之基礎。嗟哇阿近海之荷蘭屬土。已在掌握。沙摸阿群島亦歸占領。凡此皆最著之跡也。其國人常稱述其俾士麥之要言曰。我國人口漸增。必求國勢之進步。及智力之發達。更宏大帝國之規模云云。故識者觀德國於共和國戰事。雖外似與荷蘭同情。而其內實存不測之野心也。吁、使德國之欲果遂。則歐洲均勢之局。得不頓生變相。而震動不可止乎。

英國海底電線

英國之海上權力。幾如海波汪洋。無處不達。此固彰明於耳目者也。而近四十年來。於靜悄之間。養着潛勢力於海底。則尚令人不覺。在倫敦觀之。則驚其四通八達。組織如蛛網者。皆海底電線也。其增益商業之利益。轉旋政治之機關。久已獨占便宜矣。

英領北美加拿大及合衆國之間。海底電線凡十條。其三條係自巴西經西班牙、葡萄牙。以聯於倫敦。又太平洋之線。橫貫南北安他魯斯。以包圍中央亞美利加。計西半球全部之報告。總不逾數分鐘。即傳於倫敦也。

沈設於東洋之線。以亞丁爲中心點。自亞丁分三條線路。以通於中國與印度。及澳洲之由擠朗多埠。又一線沿阿非利加之東岸。以緊於好望角殖民地。一線發倫敦。經葡萄牙及西班牙。至非洲之南端。復折回於好望角。以與東岸線相聯會。凡各國於非洲之通信。皆仰賴於英人焉。

英國於此等電線。管制極爲嚴重。電信局之職員。決不雇用外人。其本國政府及殖民地政府之公電。僅取半價。且較通常信報。特別迅速。若當英領地及屬英保護國有戰爭時。則其處之電信局。又悉歸政府專用矣。

總計世界所有之海底電線。英國實獨占五分之四。平時之利便。自不待言。若戰爭時則通信敏捷。尤爲取勝之要着。夫徒有强艦巨砲以爭於有形。而無電音以靈其消息。其艦砲未云足恃也。視曩者美國與西班牙之役可知矣。使當時西班牙無直接電信。

以達於古巴。則其沙別挲號之艦隊。不能受政府之訓令。本國之實情。無由得知。豈不遂及於危亡哉。今歐洲列强。電線惟英最多。故若俄若法若德。設一旦與英以兵戎相見。則通信之事。已不免先輸一籌矣。

且英之經營尙未有已也。今更於加拿大橫通太平洋至澳洲。以聯結東洋諸國。有沈線之規畫。又於英國海岸自齊浦那路打路之地。連通數處。以達好望角。已投貲五千萬圓矣。英人嘗自謂其不履他國土地。而有範圍世界之能力。雖屬誇張之辭。然所有之海底線。既如是之節節靈通。則世界通信之權。實厚集其掌握。其勢力亦云偉矣。

婦人參與政權

英國西澳洲殖民地上下兩議院已議准婦人有參議政事之權。但聽其本國之認許即可通行矣。南澳洲殖民地最先已准婦人參政。此事實自該地發起之。

感動三軍

西報載英國若有師于遠出時。女王於各將帥之家屬。必時時致函候問。一如親戚之往

來。或召入宮溫言撫慰。賜遺品物有加。又常親到醫院撫慰各傷兵。督視其湯藥。並命天潢諸眷屬與各命婦輪流到院點視一切。病者恒感泣不能語。其軍前各兵。則時下溫諭褒嘉。或賜食品器物不等。今南非諸軍。女王特頒咕力丸賜之。歡騰踴躍。拍掌之聲相接數里。各兵皆食其丸。特由郵局付其盒歸藏之。以示不忘。故軍士無俟將弁訓勉。已各懷殺敵致果之心也。諸皇族眷及各命婦亦皆化之。爭出私財備購烟枝手巾小帽等項。託兵部郵局寄至軍前。分給衆士。每日稍暇。便到醫院慰問病兵。親遞湯藥。檢拾衣被。燠休熨貼。不啻其親屬。若言煩悶。則唱曲弄琴以悅其意。近有某命婦在院。見一兵汗流滿面。因問所苦不答。再詢所欲亦不答。其意極憫之。遂以自攜手帕爲之拭汗。不料其人暴然起罵曰。病人欲稍安息。何汝等數數拂拭。使面皮若裂。此婦突被一驚。徐斂容微笑而退。若此兵固鹵莽之夫。而此命婦亦可謂難得矣。文明之國。眞覺上下一體。宛如家人父子。又何怪其每戰必勝。國旗常在日光之下哉。憶忠憤集內載中法馬江之役。中國師船或被毀或退縮。無一上前者。某輪管駕閩學生也。見之憤不可抑。鼓輪獨戰。往來數週。卒以衆寡不敵。全船盡覆。以善泅得命。

被傷。請見何璟。候之數日始得見。立侍數點鐘之久。絕無一語。徐顧命退。隨見僕人將三元出傳大人命賞之。令歸家醫傷。此等賞邺戰士。眞爲他國所不及者。又何怪其每戰必北哉。惜此不在。今忘其名。

英議員論商務

窩頓議員日前由英到東方游歷。現已返英。各報館訪事往詢其行踪。據言中國南方我英所失利權。實屬政府之過。余由香港往西江見盜賊蠭起。刼掠頻仍。該處雖有英之砲船駐泊。然奉命不准擅動。雖有如無。故無成効。甚至我英商船貴重之物。多爲賊刼。無奈之何。英廷應予權于船弁。准其登岸追捕。乃能絕去盜踪。此事經已具禀英廷。奈政府不准。蓋恐出于决裂。亦不得已之舉。將來法人亦必持此議而行也。法人方遣兵艦三艘。以爲西江捕盜之需。勢必藉此爲詞。以兵登岸。我英商務本大。且關繫非鮮。初時通商西江。以爲東南一帶可以流通貨物。不必由法屬運入。以免輸稅之多。二月時本擬又在南甯通商。乃至今併無消息。我英于利益關繫之處。全然忽畧。試看旅順則俄人固築砲台。膠州則德人增兵數萬名。而我英之得威海。卽前被日

人擊壞之碼頭。至今猶未修復。兵房未造。砲壘未修。比俄德三國我英人未免瞠乎在後矣。法國之於越南東京。亦能振奮有爲。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安南入口之貨。有八成之七由英德瑞士載運而去。今日則貨物有七成由法國運去。則緣加重抽收他國入口之稅所致。他日如法人再得中國地方。必照此辦法。又如俄人占地至中國中央。將亦必輕已稅而重他人。爲今計我英宜合美德日本數國竭力通商。訂定章程。以昭一律。吾意各國必欣然爲中國整頓水陸各軍。倘英國復玩愒因循。則事事已落他人之後。華人情誼與英國最親。惜英人不能爲其力拒別國侵漁耳。我英最宜令各國同沾利益。余曾至日本與伊藤各日官而談。無不欲與我英經營東亞利權。又曾謁見李鴻章詢問甚久。其中不無有理之言。亦多有倔強相問者。李是中國一極聰慧之人。向未曾見。據言與英國相善。惟恐伊暗將中國賣與俄人耳。

軍中妙器

行軍由氣球携照片以探敵。巧矣。然而安球積氣。動需時刻。且又易受砲擊。猶未全也。乃有用火器以助照片。霎然而起。便將敵人布置山川險要。立即照下。如按圖索

驥。不更巧且神耶。西報載英有博士以南非軍中由氣球探敵。每聞失事。殊爲不便。因制一照像機。具以火箭。升於空中。用線繫之。爆然一聲。箭尾散開兩翅。如一傘然。以抵空氣。悠悠而下。其器則已制鬆機動。輪捩齊轉。所藏藥紙亦隨之舒卷。然後將線收下。則山川形勢。了如指掌。以助帷幄謀畫。其費既微。又易携帶。旋發旋收。不延時刻。殿前聚米。無此淸晰。比用氣球。其便何如也。聞經試驗。已奉國家飭往軍前聽用云。

注意的人。尤宜愼之又愼。今回若不逢天幸。瑪君沒有病。便早爲齊武國殉難了。兩人聽罷。大驚又痛哭。安氏不已。那幾個志士。勸慰一番。自回去了。自此志士深加戒愼。到處留心。甚至門都不敢亂出。次日阿善人民也曉得這事了。便覺得齊武志士。更自可憐。均要政府捕拿刺客。政府逼于公論。只得勉强依允。却是亞留智一班人暗中保護。何能容易就擒。并說有三個藏匿亞留智府內的。那李志聽說這事。替巴比陀甚是擔憂。即遺書巴比陀。請他到自己府中來住。巴氏甚爲感激。便與瑪留同搬李志家來。那安度俱是已死了。正是

大業未就。良友先亡。對景感觸。能不悲傷。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佳人遇名士分外留情　無罪戮正人後先同轍

却說巴瑪二人。知道有刺客行刺。到李志家中住下。便各變姓名。巴比陀改名洪農。瑪留改名明倫。那主人李志。接待極爲恭敬。另撥府中深處一所房子給他們住下。叫幾個精細婢僕服事。又令自己內眷與客相見。也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的原故。那李志却無兒子。早喪妻室。單生一個女兒。名喚令南。這令南小姐。風姿美麗。性情利發。是一個絕世的

佳人。聰明的女子。芳齡僅十九歲。這時代女子教育。即有音樂裁縫等類。所以又長于詩歌吹彈。因是個傾國傾城的絕色。要得頂天立地的丈夫。方能相配。所以還沒婚嫁。這時巴瑪二人。住在李府。那主人李志。是得了一個談友。每回政務閑暇。即與巴比陀談論政治。或理學。甚是佩服。這瑪留不能作高尚談論。便時時談些武藝。或劍術。也不寂寞。這李志每日下午。退朝歸第。常到客房。與二客談論。所以每日是主客一處晚餐。因敬重二人是個豪傑。也叫女兒一處會餐。所以每日晚餐。是四人同食。有時令南高興。還奏一番音樂。相助淸談。當時那席上。却狠有趣味。一個鬚髯壯士。一個風流名人。一個五十餘歲的老翁。一個窈窕欲仙的淑女。恰好似老杉怪柏。同着二株夭桃嬌李。共樹一處。眞是又奇又趣。只是這時希臘風俗。却與近來的西洋不同。凡一個女子。不是大禮。不能與男子交接。除自巳親類外。和男人談話。都是該稀疎的。這李志叫女兒令南。與生客巴比陀他們相見。還是愛敬他們。當作自家人一般看待。方肯這們樣。畢竟除了尋常應酬外。是沒交過一語。却是人類交接。與偶像不同。凡男女相對。另有一種自動的活機。若兩相愛慕。更是不同。這回令南遇着巴比陀。一個絕代國色。一個優美名士。恰是天生就一對伉儷。自有一種不然而然的感情。只是巴

比陀心中目下。都是回復齊武幾個字。那里念及甚麽男女的情緒。這令南却不同。對着巴比陀。另有一種心事。也不是甚麽懷春的妄想。不過是那自然的愛慕情。欲丢丢不下。欲割割不下。橫竪在心頭來往。又說不出來。止在有意無意中含情而已。這巴比陀那里知道。這且按下不表。

却說齊武奸黨。自顛覆政府以後。惟恐人心不服。既得了政柄。又復失去。便處處探偵防禁人民舉動。又怕過於急刻。激出事變出來。便也存留幾分舊政。把來撫慰人心。這也是小人患得患失的常態。只是以斯明陀仁布威波能吳兒多他們。即被禁在獄。背後又捕得幾名志士。共是二十餘人。奸黨恨他們不過。若直把他們處刑。又怕激起事變。只得把他們禁錮一處。不敢放輕。又不敢下手。早經了五六個月。至第二年春季。（按齊武政變。是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二年。即中國周秦之間。這是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那國內有幾名志士。想刦牢獄。救出他們來。却因作事不密。被奸黨探知。所以以斯明這一班名士。仍在黑暗牢獄裏。這奸黨見有人刦牢。恐怕走了各名士。甚不敢放心。又不能即刻把他們怎麽樣處決。左思右想。想出一條計策來。仍是要仗斯波多權力。挾到自已國民。便着幾人到斯波多來說

想把以斯明等。作列國公犯處辦。請斯波多出來干預。那斯波多因去年援助奸黨。覆了齊武政府。即有許多與國。不以爲然。說斯波多堂堂一個盟主。不應有這卑劣不正的舉動。便暗地生了離心。這斯波多政府。狠是憂心。想除去這個惡名。即歸罪於將軍法美。說這事情是他一人做的。不是政府本意。即革了他官職。又罰了許多財帛。却不久又復起用。那罰金也不過是一句話。并扎着幾千戍兵。在齊武都城。沒有撤回。這何能掩盡天下耳目。所以希臘全士。皆鄙薄斯波多的行爲。斯波多也受輿論。不過見這回齊武奸黨。有所請求。直拒絕了。怎當那些奸黨。相請至再至三。便不好推辭。只得遣使告知各國。表明以斯明他們的罪犯。請各國使臣。公同會審。說齊武審問犯人。本屬自已內政。他人不得干涉。只因這回犯人。是對于希臘列國的罪狀。凡希臘列國。可以從中干涉。這使臣把這話傳到各國。便有那同盟內十一國。不敢不遵。各打發一個裁判官。到齊武來。斯波多也遣三個裁判官同赴齊武。這齊武奸黨。見斯波多允許了。與各國共遣使臣到來。得意揚揚。先傳布國中。說在某日內。會某某等國。公審某某等罪人。這話一出。驚動了許多人民。赶來傍聽。原來齊武古來舊法。凡關于國事的罪人。官吏處斷不當的。人民即可赶來旁聽。這是自由制度歷來的習慣。所

以這日便有許多替正黨含寃。及要看他們如何處置的人。赶入裁判所來傍聽。只見堂堂大厦高聳半空。四門有許多衛士守把。中堂正面排着公案。那一十五名法官。一齊坐着。像貌皇皇威儀堂堂。在那上面。兩旁站着幾個書記。是錄罪人口供的。公案之下。有平面席。即四人所的地方。兩旁列着許多衛士。以備不虞。還有廣濶廻廊。即人民傍聽的所在了。不是齊武國的裁判所。那有這們壯麗。不是審對于列國有大罪的犯人。那有這們緊要。只聽得漏鐘一響。會審時刻已到。呼聲一出。引出兩個犯人來。都是正黨裏琤琤卓卓的。一個是以斯明。自去年國變那天被捉。監在黑暗獄中。半年不見天日。又受了種種不堪的苦楚。所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又那天是在政府。着朝衣被捉的。今衣則如故。其形已非。污垢無狀。蟣虱成堆。比那在政府辦事時。覺得昔則如火如荼。今便令人欲嘔。然一片憂國愛民的熱心。益益鬱積胸中。今顏色雖悲憤不堪。雄心自勃勃欲露。又一個是陀仁布輿。以斯明一同被捉的。也受過多少苦難。唯顏色既枯。心氣亦暮。早現出一種疲勞樣子來。那時傍聽的人民。看着兩個名士。那種零落衰殘的形狀。眞是難堪。凄然欲淚。只聽得堂內叫一聲肅靜。滿堂寂然無聲。那齊武一個法官。高聲數說二人的罪狀道。波斯是希臘列國的世仇。你們受他

的賄賂。便連合慕知亞諸洲。替波斯盡力。是你們對于列國的大罪一。你們連合慕知亞以後。便出兵侵掠列國。擾亂希臘全土平和。是你們對于列國的大罪二。法官說完。那些傍聽的人民。頗帶怒意。心內想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眞是寃屈他們了。只見那囚人中的以斯明。反帶着旁若無人的氣象。對着十五名法官冷笑道。我們辨明這罪狀。先要向最上位的斯波多法官問一聲。昔斯波多受波斯賄賂。出兵侵畧列國。是世人所共知的。不知怎麽時候。問明斯波多的罪了。這時滿堂傍聽的。無不動搖。似有抵掌稱快之勢。以斯明又道。說我們受了波斯賄賂。難道沒有証據。若有証據。我們是甘死不辞。今不見証據。不是誣我是怎麽。我爲行政官時。連合慕知亞諸州。實有那事。只是我欲保齊武人民獨立。勢不得不連合慕知亞諸州。以與敵國爭抗。是盡我護國職分。若說我盡護國的職分。是擾亂希臘平和。爲列國罪人。那我是求爲列國罪人而不得。若求不是列國罪人的。應是怎麽樣纔好呢。說畢。那傍聽的人民。更忍不住。便一齊咄咄稱快。那警固官便叫衛士驅逐閑人。不許喧擾。裁判所堂上便生一番大混雜來。這時各法官都沒有一句話可講。那同盟十一國法官。更覺得以斯明二人。格外可憐。只礙着斯波多的法官。不好說話。那斯波多法官。忽突然對犯人

道。你們作行政官時。聽說你們國內失政。人民怨苦。那都是國憲的弊病。你們反主張民政。不改舊法。這便是你的大罪。以斯明聽得。便大怒道。我國人民怨苦民政。是那里得來的話。我國民在這裏。便可問我。并且這是屬齊武內政。齊武的法官。或可糾彈你。斯波多法官何能干涉麼。說畢。這斯波多法官。漲紅滿面。無言可答。別些法官。又與以斯明問答了幾句話。以斯明總是有理不能折他。只得退堂。次日。各國法官便開個罪狀判決的會議。議定以斯明二人罪名。那十一國法官。懼怕齊武斯波多的威武。都唯唯諾諾。定了死罪。即日不管皂白。不分曲直。把以斯明二人。斬首號令。可憐這以斯明自壯年盡力國事。內謀人民的幸福。外連合慕知亞諸州。以與斯波多爭抗。又誘導後進。壓服奸黨。實是齊武國內數一數二的人物。不圖遭這些奸黨。無罪無辜。喪了身命。悲哉。

卻說這奸黨自殺了以斯明二人以後。人民越發不服。愈激愈高。便勃勃欲動起來。奸黨見人民暴動。便不敢再向別些志士生事。那斯波多也因殺以斯明二人以後。各國都斥他無狀。他自知理短。只得告知奸黨。叫他不要急躁生出事來。斯波多不好幫助。所以威波能及同志十餘人。得在黑暗獄中過辛苦之歲月。這是後話。

且說奸黨見人民越發不服。便知彌縫苟且。不能了事。把那收拾人心的念頭丟下。純用壓服手段。凡國中要處都叫人守把。嚴防志士交通出入。自己常帶許多衛士。一來護身。二來可以隨時捕拿形迹可疑的人。所以志士在國內的。一刻也不能留。陸續逃奔外國來。只有阿善最多。也有許多變節趨附奸黨的。就中如比留利。本是正黨中出色人。與巴威二人。是極相好的。今反變了初心。諂媚奸黨。得了顯職。又如加倫。全拋國事。毫不與聞。住在一條小巷子內。日日閑遊取樂。任他甚麼回復事情。總不掛着心頭。試看正黨盛時。他們是怎樣高興。今比前是兩個人了。眞是不解。這時齊武國內。不見個志士的影子。只有奸黨一夥得意洋洋。任情暴虐。所以齊武國內是黃霧漫漫。天日無色。純是一股邪氣。罩滿國中。若不經各志士後來大改革一番。還說甚麼漸漸興盛。立於盟主的地位麼。正是

國之興衰。存乎政府。 奸賊立朝。 不亡者鮮。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美人暗救英雄 志士潛居村野

却說以斯明殺後。齊武志士。越不能在本國安身。都逃奔阿善來。所以志士在阿善的日集

未完下期續印

讀志士箴言賦此自勵　　鐵膽伯拉文

茫茫天地間歲月如流水曠觀古今人自悲還自喜甘陵南北部黨禍所從起范滂志澄清李膺遭譖毀曹欒槐里獄夏馥涅陽市我亦一少年高歌常拊髀危危立山巔深深行海裏生者未可知死者常已矣既不愛其生如何畏其死偉哉眞丈夫恥獨爲君子

星洲贈姜君西行　　南武山人

吾國有爹亞將爲歐美游艱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謀新運開三世雄心滿五洲南華樓上話一夕定千秋

七十尚如此吾徒愧壯年排雲叩閶闔救日出虞淵異域扶公義神州復主權東之原不老終仗力回天

廿載知雄畧相逢大海春亞洲數先進嶺表有奇人南出終張楚西行更哭秦風雲同此會萬里送飛輪

星洲喜晤某君即贈西行　　天壤王郎

聞道東西帝曾游馬伏波海頭逢烈士去國有長歌如畫鬚眉在同時將相多秦庭拚一哭

誓復楚山河。

疊韻贈姜君之行　星洲寓公

乍慰識君願。又聞別我遊。遹將文野界。似合鬼人謀。東下江頭浪。西征域外洲。王孫春水綠。落日氣橫秋。

皇圖廿世紀。新逕四千年。獨習中流楫。能迴落日淵。帝心遺此老。民氣望平權。風雨相離合。精誠欲問天。

亞歐非美澳。一室蔚生春。莫唱公无渡。須知國有人。統原存兩晉。帝不奉西秦。力起潛龍困。義和重馭輪。

題駱賓王集　痛哭生

義師散後遯僧寮。老抱雄心托浙潮。此筆江河流萬古。多因曾檄僞臨朝。

鳳閣鸞臺宰相忙。此才竟遺落蠻荒。若將文字論知己。惟有當時武媚娘。

紀事　同

閶闔沈沈路不通。封章空自効愚忠。人間休詫朝陽鳳。已落羅鉗吉網中。

何止誅求在市租。上供祗道急軍需。相公南下紆籌策。報國居然仗博徒。

己亥年橫濱倡祀孔子徵信錄

同裕堂 捐銀肆拾大圓　鄭席儒 捐銀貳拾大圓
大谷嘉兵衛 捐銀貳拾大圓　岡野利兵衛 捐銀貳拾大圓
安達三郎 捐銀拾五大圓　鄧揚泰 捐銀拾貳大圓
德隆號 捐銀拾大圓　鄭壽康 捐銀拾大圓
曾卓軒 捐銀拾大圓　陳境常 捐銀拾大圓
倉形秀吉 捐銀拾大圓　山中隆千 捐銀拾大圓
永義和號 捐銀拾大圓　吳植垣 捐銀拾大圓
藤井嘉太郎 捐銀拾大圓　根岸榮太郎 捐銀拾大圓
容麟翘 捐銀拾大圓　李渭泉 捐銀拾大圓
林庄太郎 捐銀拾大圓　富士屋藤三郎 捐銀拾大圓
鄭聘賢 捐銀陸大圓
以上二十一位共捐銀貳百柒拾叁圓

德泰號　鮑芳昭　鍾碁庥　曾贊魁　東昌號
文經號　任康名　劉杏村　趙輝晃　鄭曉初
東同泰　鄭餘初　鄭雅亭　荒井喜代郎　福和號
李雁亭　鮑次樓　容蕙亭　曾星舫　陳秩芳
楊君璧　椎野賢三　丸山源平　山口多吉　稻垣彌三郎
宮田藤太郎　河野由太郎　藤井彥兵衛　江冠之　石福商店

齋藤仙太郎　辻幸助　中村金太郎　秋葉大助　小川泰助
有泉又藏　酢屋長次郎　箱根物產合資會社　鄭培初
森本文吉　華生號　梁啓超　俊盛號　盧顯衛
卓瓊波　小坂萬次郎　熊澤甚太郎　方瑞軒　梁兆南
田邊源藏　片平千代松　田代市郎次　林北泉　柴田衆吉
渡邊庄次郎　中條支店　大谷幸兵衛　堀商店　服部敢
柏原文太郎

右每名捐銀五圓以上六拾名共捐銀參百圓

源泰號　曾茀臣　新隆號　阮翘生　鮑藻昭
藤田太吉　致生號　鄭星垣

右每名捐銀肆圓以上八名共捐銀參拾貳圓

太平屋　黃望賡　梁觀三　吳沛民　順隆號
林紫垣　楊殿麗　聘珍樓　梁君力　盧芳谷
盧湘父　曾梅田　蘇汝湘　久保商店　勞伯燮
淺水璉太郎　鍾卓京　金澤與七　周鑑湖　遠藤與吉
康孟卿　綿野吉二　長田信藏　綿谷平兵衛　張澤建
富田德太郎　盧桂園　鮑珍昭　鄭岐川　廣盛號
易烱如　譚日東　橋本彌市郎　淺岡岩太郎　皆川芳造
黃焯民　磁工社川本　渡邊長藏　岩崎平吉　吉田利

鄧世恩 宮川香山 郭榮西 內田永八 陳月見
市原八藏 盧逸堂 水谷茂三郎 鮑嶽常 濱田金次郎
三河幸三郎 曾紀占 朝日同漕店 角野政之助 馮鏡如
田中民司 作內啓太郎 油浦忠吉 小松喜三郎 本田次郎
渡邊金太郎 阮壽康 小林市五郎 張子勵 吉永仁藏
松山英次郎 三忠商店 佐藤和三郎 淺塲商店 北川喜作
加藤清樹 柴田源助 小林桂助 飯田兼吉 鄒汝盤
岡本唯之助 勝見源七 中村直次郎 笹野支店 黑川益次郎
金春商店 小林佐三郎 大谷支店

右每名捐銀參圓以上八十三名共捐銀貳百四拾九圓

恆盛號 捐銀貳圓五角

繆輝堂 王九皐 繆旭生 鄭來順 黎毅
王端禹 汪銘彰 張寶興 陳芝卿 王阿載
洪時斌 劉金寶 楊阿發 應明發 鍾鳴皐
蔡樹芬 鍾松甫 方仁渭 方震和 蔡芳洲
劉松巽 林潤生 朱振廷 同發號 王炎生
成昌號 新舜記 陳宏典 陳成章 廣順昌
里吉時次郎 宜生號 長岡鹿藏 黃昭 任星池
楊澄秀 呂有才 裕泰號 陳漢記 綺文樓

萬泰號　新南盛　洪啓緒　明安號　楊訓宣
藤山末吉　吳子彬　平部二郎　黃旭　兒玉逸郎
均昌號　江原榮五郎　瓊記帳房　志村芳次郎　陳植榮
儘田茂七　何禹溪　蔡潤培　陳營之　鄭炳秋
曾冠琛　鮑錦常　同昌號　陳順成　陳昇寶
李仁耀　張海福　道勝銀行　張紫桂　梁子剛
潘連城　譚伯笙　萬和號　德興號　盧蘭襄
新興泰　蔡上翔　同源泰　鄒玉軒　鮑文昭
鮑揚昭　陳舜樞　吳堃芳　歐雲樵　鮑焜昭
李敬通　鄭裕禮　陳侶生　鄭裕忠　神保茂助
鄭鳳勤　齋藤忠造　鄭觀棠　若林龜吉　鄭禹朋
楊心泉　何堯初　鄭士基　唐瑞生　鄭觀燦
大德堂　鄭鐸靈　何靜甫　曾頌喬　錦新舘
曾訪銘　馮子榮　曾亮魁　人和號　陳世芳
須田樣助　曾紀華　小野里助　曾廣榕　廣信和
袁益秋　鮑滔宗　怡興祥　姚贊廷　馮伯高
鮑傑臣　馮汝威　鮑德達　張華友　錦安號
盧日昇　楊游運　陳東寶　黃見勝　高岡德次郎
盧昭硯　梁衛心　陳仲昭　坂井辰二郎　鄭瑞生

（未完）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為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例一切人工物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冊起　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中國內地　上海　天津　牛莊　香港　澳門　日本　高麗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分零售每冊二毫郵費另計代理處如前提二成作酬勞郵費不在折扣之內全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閏月加三冊報資照加謹佈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仙未經設局之地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台灣　朝鮮　烟台　廈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安慶　沙市　已上日郵已設局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澳洲各埠　美洲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已上日郵未設局

又各地代派處如有未將去年報費清交尚乞早日掃數完結為禱

再印驗方新編告白

本館前印行驗方新編。特取價從廉。無非欲以廣行于世。獨益于人。故僅取回紙墨之費而止。所印數千部。遠近爭購者綿延不絕。一時即為售罄。而各處復多函來購取。刻未能應其求。茲擬再印數千部。惟是近日紙價大昂。若仍前取值。實不敷成本。今定自華歷二月初一日起。每部取銀一毫八仙。價銀先惠。不折不扣。凡欲購取者請函知本館。自當按址寄送。此啓。

再版戊戌政變記成書告白

此書現已較印完竣。原裝三冊。今分裝四冊。細加圈點。極便檢閱。每部照前取值六毫。外埠加郵費二毫。如欲購閱者請函知本館。自當按址照寄。或就近往各代派處購取可也。此啓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戸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大馬路泥城橋 同文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采風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州府齊興行劉節臂先生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和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暹羅網咯街陳斗南先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星加坡叻報館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濁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秘魯埠根記